



李相國論事集

卷四

論易定事宜

唐 蔣偕 編



學士李絳奏曰臣訪聞易定事宜今實感迫人情惶駭
迪簡憂危蓋緣府庫空虛村鄉匱竭賞給將士徒設空
言密近強鄰勢有反變况易定地當要害深在河北腹
中此鎮不可不存此急不可不救又聞迪簡以衣糧闕

絕解還軍徒至多以臣愚慮便恐致亂何者易定舉軍
歸國將謂從此保安今乃困迫於前時退散於今日懼
怨恨之輩潛蓄姦謀鄰道誘扇便生變故事若一失豈
可復收欲令諸道可以効順以此之故不可不憂今所
賜綾絹五萬疋臣竊恐太少賞給用度未濟事機伏望
聖恩更賜五萬疋通前十萬疋即冀救其急切副彼憂
危稍悅人心永引國計安危所繫不敢不陳宣依所奏

鎮州淮西事宜

學士奏臣等前後陳奏縷盡利害機宜伏冀聖恩備賜
詳覽今聞少誠病甚計必不起則淮西事勢與河北不
同須別除人今正得便何者淮西不與諸賊鄰接四面
盡是國家鎮兵勢力孤危援助懸絕重立賞罰又易指
麾若萬一不從則可議征伐鎮兵足用事力自豐臣所
以願捨冀難致之謀就申蔡易成之計儻若河北四面
命將不可准西兩處用兵人既不堪其勞財又不給其
費人情一阻時事難量脫鎮冀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

變勢可興師南北之後俱興財力之用不足儻事不得
已即須救承宗則恩德虛施威令頓廢不如早賜處分
已收鎮冀之心用赴機宜必獲申蔡之利時固難得事
在不疑伏望聖恩俯賜裁斷

論內庫錢帛

二百六十三

憲宗即位後因德宗府庫而性儉約節用四方進奉并
破劉闢李錡沒入及于頔王鐸進獻錢帛盈溢充積內
藏學士李絳嘗從容諫曰臣聞王者積之於人霸者積

之於國尋常之君積於府庫陛下以超邁英姿嗣膺寶
歷蠻夷納貢山澤効珍固當事冠百王德垂萬代行可書
之事成不諱之朝今內藏積財來者必納唯顧進入之
數不問聚歛之由方鎮皆哀刻於人以進獻為號因緣
姦盜半入私家百姓積怨恐兆人興謗殆非今日聖政所
宜行也又錢是通流之貨居之則物以騰踴帛是衣著
之物貯之則歲轉損爛此皆出於人力匪從天生積難
得之財成無用之弊聖心所宜留念伏乞天慈量澤頒

賜之所要校制作移用之所費三倍已外悉付所司儻
經用者有餘即租稅寬裕於外以令疲人蘇息內以表聖
政光照存之策書足示後嗣上喟然曰朕豈不知積財
貨為不急之務受進獻非至聖之事顧祖宗理化之所
法令賞罰不行今兩河州郡之殷是中夏貢賦之地四
五十郡國力不及朝覲久廢征討未加又河湟羣縣沒
於蕃醜列置烽候逼近郊圻朕方欲練智勇之將刷祖
宗之耻惡所用不徵於人儲蓄之由蓋於此朕所以身

衣澣濯不妄破用親戚賜予與纔表誠意而已且漢明帝
嘗云我為天下守財爾豈得妄用耶誠哉是言卿當深
悉此懷

論量放旱損百姓租稅

學士奏曰伏以聖慈憂旱務在卹人將欲赦其流亡無
如減其租稅則下懷感悅上動陰陽昨正月中所降德
音量放江淮去年錢米臣聞所放數內已有徵納從未
納者又多流亡旱損州縣至今務放錢米甚少百姓未

經豐熟復納今年差科疲羸之中微迫不及人力困苦却在今年伏望天慈更賜憂卹其江淮先旱損處作分數更量放今年租稅當飢饉之際承雨露之恩感動人心無甚于此輒極愚款上瀆宸嚴宣依奏施行

請揀放後宮人

七十四

學士奏伏以聖哲之君撫馭之要必順人情以作事感天意以致和從古已來其道由此陛下勵精求理損已推誠風動四方事貞百度作範來代掩美前王後宮之

中人數不少離別之苦頗感人心怨曠之思有干和氣伏冀酌量所要矜放其餘使其親戚如初復得宮掖省費上以表大德如天之施下以成群生遂性之樂道映青史化洽皇風敢竭涓塵庶裨萬一如蒙聖恩允許便請入德音後亦更論減放

論德音事

學士奏今日奉宣聖旨如前臣等伏以時旱稍久聖慮時深思降德音除人疾若比來方鎮過有進奉因此聚

歛恣為剥害遂使百姓積怨愁之氣陛下有納進之名
臣雖頻奏已蒙寬納今特有處分使載感德音實王政
之大猷為時事之切務上符天意下感人心和氣既通
甘澤必應其合進奉外尚慮方鎮私有聚歛者但德音
嚴加約束如有違越令在又行仍令御史臺及出使郎
方御史察訪聞奏比來制勅雖不多至因循不守患在
賞罰不立不患朝廷不知聖心不移下誰敢犯其嶺南
風俗百姓多賣買不得驅掠百姓為口禁止條約犯者
依前令有司糾察聞奏橫賊擾亂皆由於此今有明勅處
分足以感動其心上並依所奏施行

賀德音狀

伏以聖恩緣時稍憊旱特發德音誠意憂勤每事節儉
停寵進奉降免囚徒既馬宮人既從減省私率公債又
悉蠲除戒長吏之貪求禁遠人之驅掠大草時弊特出
聖懷下感人心上符天意實帝王之盛事為史策之輝
光斯則唐堯虞舜之明未過於此貞觀開元之盛復觀

於今鼓舞億兆之歡心丕降至誠之德意澤以周地陰
陽之候自和德既動天雲雨之施何遠臣等叨居近地
獲奉聖時感抃忻歡實倍常品

謝宣慰狀

今日中使某氏奉宣聖旨恩私俯降抃躍難勝伏以恩澤所覃
積獎盡去事關聖政感極人心臣等職忝禁闈喜倍常分奉章
陳賀未盡懇誠曲蒙聖慈更賜宣勞感恩承命榮幸實深

又謝宣慰狀

今日中使某氏奉宣聖旨以陰陽差序時雨愆期朕每
事增修冀感和氣卿等悉心奉上副朕憂勤今有甘澤
與卿等同慰者臣伏以時雨既降百姓歡欣聖念猥加
特使宣諭喜戴交集抃舞失圖臣聞唯天惠民陛下以
自春已來陽候稍亢慮成旱暵妨此農功憂勤之誠既
形造次惕厲之志不忘寢興爰降德音大修政本過自
克責勤求闕遺絕貢獻以息黎元務減省以崇簡易去
當今之甚弊行歷代之所難發自宸衷曉示天下人心

既感和氣自通曾未浹旬遂降膏雨公私暢茂動植生
榮麴麥可望於豐盈耕耒不憊於節候康衢士庶鼓舞
歡呼感荷皇恩致此甘澤則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
至而憂事故罕救此雖古先哲后修已備災引六事以
責躬念一物之失所感應遄速豈過於斯臣等職忝禁
闈親承密命無裨萬一喜遇聖明理之當者無不行政
之失者無不草累積盛美將至昇平感抃欣榮實倍常
品

謝密賜宣勞狀

奉宣密旨以臣所論奏事頗切時要特賜慰勞者臣伏
蒙獎擢致於近密苟有所見即合啟陳敢望聖明照臨
皆賜俯察載降宣諭典示恩私榮感交深兢跼無地臣
所陳之事非止一端實政理之源繫安危之切冀望重
於所忽防於至微則億兆生靈同慶仁焉臣無任云云
論許遂振進奉請驛遞送至上都狀

元和五年宣令許遂振詔允依來奏乘驛遞進奉者學

士奏曰伏以本置館驛祇緣使命有司所支食料減刻已恐不充今若進奉貨財悉令館驛違送豈唯館驛不濟實慮州縣難堪且財貨數多差夫違送便須防接轉益勞煩伏恐人力凋殘物議喧誇况館驛所破並是官錢虛有省脚之名實致擾人之弊儻若有利無害承前又合行之脫若諸道悉然即是制度紊亂事傷聖政不敢不言伏望與遂振詔中處分且依舊例庶望公私通濟事體合宜其詔草未撰伏望聖旨宣依

論不對疏

上踰月不召對而學士李絳等上疏曰學非稽古才昧濟時陛下過聽不以臣等愚情無取悞置於嚴密之地職居肘腋任切腹心寵食太官之珍榮通禁門之籍縻軀致命詎報雨露之恩殉節忘家寧酬天地之德所以繼獻章疏冀增日月之輝妄進懇誠希忝海岳之廣而不量力分觸冒危機徒竭公盡忠忤犯嚴旨雖死不悔當職所宜臣以謂忠臣不避罪以匡君正士不違患以污

道所貴上裨萬一仰酬顧遇實臣等之心也不顧忌諱
合真嚴譴此又臣等之分也一月已來未蒙賜召咫尺
之地無申就日之誠跬步之間莫獲回天之顧兢惕無
地慙惶失圖臣聞管仲對齊桓公云大臣持祿不敢諫
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通此害霸之甚也臣等不言
度日飽食過時既無切諫之尤復道如何伏惟陛下以
社稷宗廟為定以四海萬姓為慮詢訪道理開納直言
知好問而自通以博聞而自廣是天下之幸豈臣等之

幸耶上覽疏令宣諭曰朕近者以方暑事繁所以不得召對
卿等即宜明日二三殿對來

延州事宜

延州所管皆新蕃人比來部落擾動多因官吏貪尅失
於恩信務於誅求致控制無方威惠不及塞門要地切
在鎮安自朝廷初除延勞領延州衆情咸以為未當其
選今沙陀等果有不安撫馭之間必有所失恐日久轉弊
須務遠圖伏望聖恩令別擇才識相當者充刺史辭對

之日賜其誠勅冀種落懷附皇風宣暢俯接京畿使知
典法謹具奏聞伏惟聖旨宣依奏遂渾鎬為刺史

論簡勘楊憑家產狀

學士李絳奏曰伏以楊憑犯賊憲司推勘舉正朝典肅
清人心此蓋理之宜然法度之當爾臣但不知楊憑所
犯輕重若所坐祇緣賊汚法令且有明文合待推勘事終
後徵贓定罪今所與宗儒詔令一物已上具數聞奏即
宗儒受詔之日便合勘責家資遠近流傳有似簿錄凡

簿錄家產皆是送人至犯賊不合同例伏以聖恩再三
立法度必歸至公事體之間祈於允當臣苟有所見不
敢不陳宣依不用與宗儒詔命

李相國論事集卷四

李相國論事集

卷五

唐 蔣偕 編

憲宗出遊田獵中罷

上因暇欲出近出畋獵行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嘗諫我畋獵云虧損政事今雖不遠近出苑中必有章疏上陳不如且休遂却罷歸其思理從諫如是之至也

論王錡加平章事

檢校司徒河中節度使王鐔遷鎮太原鐔有理事才長
于補完省費收聚儲蓄之事雖毫芒不遺其利必歸軍
府以是府庫充寔兵甲精勁當范希朝領其全軍赴易
定喪失費耗之後太原虛竭軍馬破落堯內諸軍鎮戍
邏相兼無三萬人征馬羸病并損傷者總六百匹其於
涓獎事稱于此鐔招拾補以率下至于糠粃皆無棄者
一二年間財力贍足添益遂至五萬人軍馬有五千騎
戈甲充足倉庫殷積因迴鶻并麾尼帥三萬人入朝鐔

遂悉出軍迎以示威武馬步軍共五萬人排列五十里
旗幟鮮潔戈甲犀利回紇悚場不敢仰視鐔平定受其
禮威振北狄上綏知事寔頻有加詔褒飾之言鐔曾歷
容筦經畧使嶺南淮南河中節度使家積財帛是時鐔
自顧年老恐積財生誇謗遂上進表家財二十萬貫頃之
上以其有政績顯著欲加平章事以獎之宰臣論不可恐
乖公議學士亦頻有論議且曰王鐔太原事績誠有勞
效人望不至名器虛損兼進家財似希聖意後代之

所譏上曰王錡太原功課朝廷遠近備知宰臣亦數言
其事績為諸鎮之最當殘瘁之後雄富之寔朕乃所以
懸官爵祇獎功勞有功不酬何以勸諸方鎮不處中書
乎若以進財誘動得不量可否便寵榮即王播前後進
奉數百萬貫便合與平章事也我但觀事跡虛寔以行
其獎勵非感于財物卿當悉之

論天地祭器弊惡

學士李絳因奏事言祭祀天地享薦祖廟祭器弊惡深

深垂祇敬上悚然曰雖以故事祀天地享宗廟不得親行
令宰臣攝事每至其日朕未嘗不在半時起沐浴櫛肅
盟恭以至明旦時方始休息孔子曰吾不親祭如不祭
况享祭器物至于破損大乖精潔之誠當時便勅所司
並令脩飭務在精細无至因循了日逐件進呈

論任賢事

一百三十一

上御浴堂北庫廊召學士李絳對上從容言曰朕觀前王
任多賢才所以理即今日都無賢才可任何故也絳對

曰自古及今帝王未有不任賢則理用邪則亂明著史傳不敢脩陳夫聖主欲理當代之人祇選當時之賢極其才分便可致理豈借賢於異代以理今日之人近代北齊任楊遵彥則理用高阿那肱則亂隋代任高頊則理用楊素則亂國家任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姚崇宋璟則理用李義甫許敬宗李林甫楊國忠忠則亂事狀橫於目前理亂存於史策夫致賢之路歷代不同大凡王者不以至尊輕待臣下不以已能蓋於凡器折節下

士卑躬禮賢天下仰知聖意賢能之人方出是巖穴無晦迹之傳朝廷有佐時之器矣上曰何以知其必賢而任之乎對曰聖問至當誠為難知堯舜亦以知人為難况近代澆薄真偽不別分固不易知也然以事小驗之必十得七八矣任官清廉無貪穢之跡當時堅正無阿容之私章疏諫諍無希望聖依違之苟在左右獻納無邪佞愉悅之辭言必及遠大行不顧財利如此則可謂近於賢矣若言必諂諛動關名利但攻人之短不揚人之

美求己之售不量己之分觀望主意以希合為心逢迎
君意以思幸為志為主招怨為身圖利斯為可謂之小人矣也驗
之以行事參之輿議然後用之委用已後名實相副則
當任之既任之則當久之使代天下之績久而化成然
後聖君垂拱而天下治矣賢者行理端直身寡黨援拔
擢賢彥則小人怨謗杜塞邪徑則奸人構陷制度盡一
則貴戚毀傷忠正進用則諛佞攻擊夫用賢豈容易哉
自非聖主明君懸鑒情偽不使毀謗得行疑似生隙盡

其材器極其智用然後政化可得而興故齊桓公任管

仲夷吾尊之曰仲父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齊國大理是任之不疑也管仲對

桓公曰既任君子而以小人參之此最害霸也古人以
求賢不至則賢者不出故喻以蝸蚓之餌以求吞舟之
鱗設釜鍾之祿以致濟代之器不可得也陛下但以數
事驗之言按之以寔探之於衆任之以權則賢不肯可
得矣伏惟聖智詳察上曰卿言得之盡於此矣

上言承璫事

戶部侍郎李絳于延英對上曰朕發遣承瓘為淮南監軍宰相摠不知外以為如何絳對曰外人不准擬陛下出得承瓘上曰此朕家臣何故不能出也絳對曰承瓘受殊常恩私當非次委任威振內外權傾朝廷無有賢愚望風畏伏外間私語亦不敢斥言其名中外人云寧可止忤陛下不敢斥言承瓘忤陛下或有恩貸忤承瓘蚤有禍害摧破黨類相推無復振起威福既盛恩寵又深所有衆人不准擬陛下動得今聞所有處分皆荷英

明謂聖斷蚤行撓惑不得不勝欣賀且知守道之人蚤不盡為中人所害也上曰此輩是朕家臣智識几近比緣經任使所以假貸恩私若事跡無良違犯有驗朕處置之若一毛爾若有大事朕亦能斷之衆聞此言皆喜相賀大哉憲宗之為君也不以私恩害公道不以偏幸損正人知宦官之重輕識職分之本末故罪犯者弃之草芥可不謂有道之君哉

上處分舊例戶部有進奉事

元和六年戶部侍郎李絳延英對畢上曰舊例戶部有進奉近張弘靖進銀二千兩衛公次公進絹十萬足卿獨不進何也絳對曰凡是方鎮土地則有財賦出入或儉省節用或貨益羨餘則有進奉亦非正道是將貨利以結主恩今戶部侍郎是掌陛下錢帛庫藏之官准敕徵入准敕支用不合分外更有剩錢臣豈敢將陛下錢物充臣進奉若將戶部錢物進入內庫即是將陛下東庫錢物搬入西庫爾寧號為進獻且進奉之弊公議喧

然四方皆厚斂于人以充進獻奸盜大半入私于上招好貨之議于國虧厚下之澤况臣忝司戶部敢踵舊弊乎上曰卿言是朕錢在于左藏何須進入以為煩冗也若不見卿綾言朕亦不細知此事依卿所奏更不用進

論戶部闕斛斛

元和六年戶部侍郎李絳奏曰天下之州縣皆有戶部闕官俸料職田祿粟見在計有三百餘萬石舊例便牒諸道監院准時價糶貨市綾絹送納戶部巡院官既少

有公心皆入報估價至賤三分無一大為奸欺及依來
牒令糶皆是觀察刺史院官所由等賤價糶將貪溺百
姓真都不收市輕貨皆貴破官錢計度所糶斛斗迴市
輕貨比及到京輸納之時損折奸欺十無七八枉破官
物利入奸人無益于公有害于理臣伏見自陛下嗣位
已來過江淮飢歉三度思救賑貸百姓斛斗多至一百
萬石少至七十萬石本道飢饉無米皆賜江西湖南等
道米江淮諸道百姓差使于江西湖南般運往來返數

千里五六箇月舟船方到百姓殍殍相望轉徙溝壑矣
蓋緣道路遐遠不敢急切也今天下戶部闕官斛斗伏
請便令所在州縣收貯如是官察判官一人專知判州
郎錄事參軍一人專知判有如遷轉改易分明交付後
人如交割之時妄有情故虛受物數徵責承受專知官
如似損衰郎仰于當處州府公用却廻取當年新斛斗
詔書朝到斛斗暮給救倒懸之甚急免搬運之艱難副
聖慈憂卹之仁免飢人殍殍之苦若貯貨之外斛斗甚

多便或價出糶務救百姓艱歎也上覽奏深所嗟賞曰若在位者皆能如此用心奉公朕豈憂天下不理也遂依所奏特勅下至今守為程式

論元義方事

元和七年春元義方自福建觀察使拜京兆尹是時貴人吐突承瓘特承恩寵義方由徃小人也以承瓘閩越人因為廉使厚結其鄉里親族悉署軍中右職令後加請受中貴人深荷之宰相李吉甫自淮南重入託身于

承瓘為不易之契與義方同與通結特除京兆尹戶部侍郎李絳素惡其為人及拜相後遂出義方為鄜坊觀察使且令出朝廷免有閔通津梁爾而義方內恃通結力外憑吉甫援因謝官對見盛奏李絳情故黨庇同年及第人許季同自兵部郎中數月並授京兆尹臣乃被黜鄜坊上妄聖德自行威德上曰朕諳李絳為人不合有此待朕對曰聞之義方不隄擬不信其言惶遽遂於吉甫以祈旁救吉甫謂義方曰此人劫硬必不得位頭

便已大湏作意及翌日延英對見奏事了上發言曰朕不知同年之稱便有情故除授之際處有偏頗何也對曰李吉甫權德輿並非科第惟臣一人是進士及第有同年者是四海之人悉非親族亦有放出身然後始相識謂同此出身何得便有情故每年明經進士及第一百餘人每年春同年吏部得官一千五百人亦是同年言事者知陛下不親小事敢以此調上兵部郎中許季同事臣同年及第為韋臯判官劉闢作亂季同弃妻子

歸朝廷吉甫賞其忠節手自為制詞除監察御史豈是同年今為兵部郎中四五个月未合轉遷緣親兄許孟容授吏部侍郎准勅兄弟不合同省所以轉授京兆少尹佗人亦湏如此處置豈得為同年臣聞忠臣事君不以私害公如親故才行寔堪舉用即合陳奏使各當其才為身避嫌使親故有才不用是徇私也於公道何有哉為臣下私計則免官尤為朝廷叙官則非至公矣小人之言不可不察上曰朕知卿不疑向者如卿所奏雖

是親兄弟侄子孫但當才進用更不須縷陳浮言豈可
信也卿所分析方知至公明日遂宣令義方即赴本任

論太平事

一百九十四 二十八

元和七年春延英奏對畢因問及國朝故事上甚悅宰
臣李吉甫希意奏言陛下威德布洽華夷瞻戴時已太
平可事歡樂上大笑李絳奏曰昔太宗之理天下也房
玄齡杜如晦輔相聖德有魏徵王珪規諫闕失有溫彥
博戴胄以弼維政事有李靖李勣訓整戎旅故夷狄畏

服象宇大安天下之人仰戴聖德猶孜孜而求理開導

直言肝食宵衣不敢滿溢其漏豈復當時務於自逸乎陛下

視今日事何如漢文時上曰安敢望漢文哉其且文帝是

漢之明主恭儉節用身衣皂綈清淨為理刑措不用夷其是

狄面內致干戈偃戢其無而字而賈誼上言猶以當時如厝火積

薪之下火未燃而以為安其憂危如此今中夏河南北

中蔡有干五餘州法令所不及德澤所未加兼西戎侵

盜近以涇隴靈寧等州為界去京城遠者不過千里近

者數百里峰嶺相接、邊界屢驚此方是陛下焦心涸慮廢寢忘餐之時豈可高枕而卧也。加以頻年水旱、廩藏尚虛、陛下憂勞、頻軫聖念、誠當延訪智畧之士、揀拔賢良之臣、精求濟時之規、光大中興之業、又可安可事於歡樂而自縱哉。伏惟陛下誠之上、欣然曰：誠如卿言。朕所以一錢不敢妄廢費、一日不敢懈怠者、只為此言。卿言正當、朕意當與卿等圖之。上退朝、顧謂左右中官曰：適來吉甫奏言時已太平、勸我為樂。李絳屢陳古今、并言

事宜是憂危之事。吉甫諛佞、悅我顏色。李絳忠正骨鯁、言必遠大、真宰相也。中人皆賀。後兩日上令中使就宣賜餘糜酒。具言上意曰：與眾人之言揣之、蓋遣使徵露上旨也。

論魏博

元和七年秋、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其子懷諫年十二、軍中扶登處其位。宰相李吉甫上言：須事討伐、以懲宿弊。宰相李絳上言：罪誠宜誅、翦時節既不可、勢亦不同。臣

愚度之不必動衆吉甫遽進用兵之策其圖畫入兵道
路攻討利病并載河北土田平易沃壤桑柘物產繁富
之狀若不討伐罰必無變動後延英日上又聞魏博之事
如何卿兩人所見各異何者為長吉甫言須興師攻取
以示國威上曰此勢恐須如此不討伐無復有得理李
絳奏曰以臣愚慮酌量事勢必不勞興師動衆魏博當須歸
國上曰何以明之絳曰凡河南河北叛渙之地事體大
同懼部下諸將有懼懼恐得便圖已各令均芟兵馬不令

偏在一人使力敵權均為變不得若廣與諸將計會則必謀
洩不同若一將為變自然兵少不濟以此相制先動不得此
是賊中之制置於事于自為便加以酷誅重購故無敢先發者
令懷諫乳臭童子領事不得事須假人權柄而託人性命
即所託者其權必重事任者其言必行如此厚薄必同
怨怨必起向者權均力敵適足適生患構其禍也何者以
兵力齊等不相伏從自然之勢也若軍中不相伏從主
師不能制斷即必歸一寬厚簡易軍中素所愛者兵權既

有所歸懷諫自須受禍若不被處置即須送入朝廷部
將忽領一方之權即與兩河事勢大異賊中所惡惟此
是已懼其部中傲之以受國家之利魏博將若有此變
既懼諸鄰攻伐必須歸懇朝廷若不倚朝廷即存立不得
此又必然之理也伏望陛下按甲蓄威以俟其變不兩
三月必有上聞所要在應接速疾赴其機會而今但要
且嚴飭諸將簡練排兵蓋為此也上曰卿所陳賊中事
宜深盡機要詳此事勢亦不用兵他日延英吉甫又盛

陳用兵之計言糧草匹帛皆有次第上又顧李絳何如
絳所奏如前曰此事理分明不合疑惑且兵不可輕易而
動者且討伐鎮州之時四面興師近于七萬衆并發兩
神策西遠赴河北此道路騷擾糜費七百餘萬貫訖無
功取笑天下失策之恥傳之至今瘡痍未平休息未定立
功者未錄戰死者未收傷殘之人懼於戰鬪若勅命徵
發驅之使戰臣恐不樂之患不止無功散亂之兵別有
所慮况魏博女事勢不要用兵伏惟陛下斷於聖心不惑

浮論上奮身接手曰朕不用兵定矣李絳因激上意曰
雖^聖斷不用兵臣恐退朝後更有人上惑聖聽者上色莊
厲^聲曰朕言不用兵定何人惑得卿不用慮李絳遂起
拜賀曰聖思為萬姓屈已抑威誠社稷之大計也本所
言三兩月魏博必有所聞後十餘日果魏博使至軍中
已歸部將田興奏取朝廷處分使至非時召宰相對上
具言此事曰卿所揣魏博事勢若合符契吉甫請且使
宣慰以觀其事李絳言不可^勅使到彼萬一妄邀朝廷

事^一有蹉跌即難處置疑誤之間機宜已失即追不及
矣今田興為眾所歸坐俟朝命不於此際便有寵命他
日^勅把三軍表來請與田興節制在彼在此既不得已須
與息澤不出聖心是依軍中所請感荷與特拜豈曰且
示推誠不疑足以應機合變撫納其勢怨攬其心平蕩
兩河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吉甫素與知樞密梁守謙交結
潛為援助^亦曰舊例令中使宣勞不可此鎮獨無却恐其
不恐也上遂令中使張忠順往宣慰待迴處置李絳又

奏今因田興投誠歸國三軍願俟聖旨不當時處置赴
其機宜使勅持將三軍表來請授田興則權柄不由於
朝廷思澤不出於聖意此機可惜今復失之後雖追悔
亦何及也今計張忠順行程纔迴過陝州伏望明日使
降白麻授田興節度使即思澤出於君上而威柄歸於
朝廷利害明若日月伏乞聖慈不疑敕使獲宣日且與
留後何如待其別成效即與正授李絳曰若與留後亦
恐不得且度朝廷氣力坐制魏博得否不因機會獎其

誠節思出不次感亦殊常若與留後忽不受命即却成
兇悖又須姑息與舊日何殊也伏望決於聖斷特賜處
分明日遂出白麻除田興為簡校工部尚書魏博節度
使張忠順制已到田興感涕三軍受宣鼓舞李絳又奏
曰魏博自十餘年不知朝化賞罰法令都不及之一朝
以六州之地歸於朝廷剗河朔之腹心傾悖亂之巢穴
不大賞賜出其所望軍心不感事勢難知請特賜一百
五十萬錢帛制書上以內庫為名充三軍賞給中人有

沮其所請者上言曰所賜太多那得及此後若更有即
又如何李絳奏曰昔竇融當光武削平天下河西是未討
之國問懷後伐之誅為免福避之計尚此崇獎福流留子孫田
興習舊無即日之憂不順得鄰道之助而天生忠義志懷雪霜舉六州之
地兩河之贍惜一百五十萬貫錢物不收此一道人心
錢帛用了更來機會一失難復假如舉十五萬衆攻取
六州一年而剋豈不稱賀而計費三百萬貫事畢當賞
賚又在此外今度所賜未及一半而顧茲小費失於大

計深可惜也上懸覽事情欣然曰朕所以身服澣濯之
衣每事節約不用者祇為大段要切時用不然內藏收
貯何為遂允所奏及詔書到魏博錢帛隨路而至軍中
踴躍吐向闕拜泣時田興初受節旌諸道專使數十人
在位魏州成德兗鄆使各十餘輩見制書錢帛到皆垂手
失色驚嘆曰自艱難已來未曾嘗聞此處置息澤如此
之厚反叛有何益河朔人心大變至今稱之其時天假
魏博使成忠義吉甫旋患咽喉之病三十日不能起遂

得首尾其事舉無差舛不尔異同之見其可必于憲宗
皇帝英明之姿能斷大事論奏性復苟徇理臻要未嘗
不洞覽事情故臨機決滯有如影響必有所定惑之不
疑信為英斷之主也其后田興賜名弘正平申蔡宿寇
魏博之帥為軍先鋒弘正躬領全軍蕩平齊魯勲庸烜
赫忠義昭著可謂感思盡節之臣與

論朋黨事

百五十四

上御延英殿與宰臣言向外人言朋黨頗甚如何武元

衡李吉甫未對而李絳奏曰朋黨之稱為臣也臣歷觀
自古及今帝王最惡者是朋黨奸人能揣知上旨非言
朋黨不足以激怒主心故小人譖毀賢良必言朋黨尋
之無^則迹言之則可疑所以構陷之端無不言朋黨者夫
小人懷私常以利動不顧忠義自成朋黨君子以忠正
為心以懲勸為務不受小人之佞不遂奸人之利自然
為小人所嫉毀百端者蓋緣求無所獲取^獲無所得之故
也忠正之士直道而行不為諂諛不事左右明主顧遇

則進疑阻則退不為他計苟安其位以此^端為奸邪所
構以其^無所入也夫聖賢合跡千載同符忠正端慤之
人所以知獎亦是此類是同道也^非為黨也豈可使端良
之人取非^後輝之士然謂之非黨^明援也陛下親行堯舜之
道高上禹湯湯之德同也豈謂上與數千年堯舜禹湯
為黨是道德^{同也}孔子聖人也顏回以下十哲希聖者也
相稱贊為黨乎是道業同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又曰吾不復夢見周公遠者二千年近者五百年豈謂

之黨是聖人德行同也後漢末時名節骨骸忠正儒雅
之臣^盡同心匡國盡節憂時而宦官小人憎嫉正道同為
構陷目為黨人遂起錮黨之獄以成亡國之禍備在史
策明若日月豈不為誠乎詩人嫉讒佞之人曰取彼讒
人投俾豺虎可為三覆也上曰朕無疑卿等意况言朋
黨未至公之道^爾絳又對曰趨利之人常為朋黨以同
其私故守正之人常遭構毀以違其私故也小人多^詐
言常勝正人少機直道常不勝伏希陛下監其事情而

察其言行則可矣

李相國論事集卷五

李相國論事集

卷六

唐 蔣偕 編

論鹽鐵月進

元和七年鹽鐵使王播每月進奉錢帛數萬貫謂之月
進李絳奏曰陛下新降德音斷四方正稅外進獻天下
無不聞知海內無不歌咏事先史冊聲布華夷今鹽鐵
使王播每月進納錢帛不知何以為進若奉公無私安

得有餘羨之月進縱有餘羨亦是官錢固非割其祿俸
又非貢其家財即所進之錢盡是官物祇合輸納有司
不合進入內庫進官物結私恩外則自墮制書不可以
不懲逮臣詳思所獻進退無補上損惟新之化下與眾
庶之議伏請宣布王播已後如有進奉並迎于戶部
送納即降詔與王播故終李絳在位更無進入內庫者
遂盡納戶部其惟理是從如是之速也

論京西京北兩神策鎮過軍事

二百二十九

元和七年蕃寇徑至州城西門驅掠人畜而去朝廷憂
之宰臣李絳因延英奏陳曰今邊上空虛兵非塞數守將
貪濫背公徇私虛人既多塞兵項少力既不敵坐受傷
殘今府庫藏未充國力猶闕未得廣添兵馬且項即日處
置就其易行得効速者今京西京北並有神策軍鎮兵
本置此者祇以防蕃寇侵軼俾其禦難戰鬥也不使其鮮
衣美食坐費衣糧爾今寇賊為患來如飄風去如驟雨
兩京節度使本兵既少須與鎮軍合勢特角驅逐鎮軍

須倍道急趨同力剪撲而牽屬左右神策須申狀取處
分夫兵不內轡須應機合變夫之毫釐差以千里蓄寇
方驅掠殺戮之際百姓塗于草莽方云入京遠取中尉
處分何異暘渴而穿井待水餒饑而耕粟俟食豈可及
事機乎縱其將領諳識事體星言應接緣繭是禁衛將
士無懼節使之心進退前却號令不及既行刑不得則
與無兵同今須便據所在境兵馬及衣糧器械割屬當
道節度使法令畫一豐約齊同赴急如發機前戰不旋

踵則兵威必振賊氛氣自消陛下無驚急之憂生亡靈驅掠
之患若安處無事之地坐仰厚賜之恩寇至以申狀為
名不曾禦敵節將以理禮管成例待以平交徒待有鎮遏之
聲都無討逐之力聖恩便此處分豈寔為久遠之制上曰
朕此不知舊事如此何以得其然事便即宜處置其京
西京北鎮軍皆元屬西京為契日久不樂割屬節度使
競為阻事遂因循不行

上言德宗朝事

奏議二百二

上嘗謂宰相曰朕少年在德宗左右見貞元中天下不
理何故如此吉甫對曰德宗自用聖智不任宰相奏請
皆有疑慮別結他門私思信納事傾宰府公道不行所
以下情不得上達當時人情頗亦思亂上曰不可盡歸
怨于德宗朕以為此是當時宰相之道德宗深在九重
何由得盡知外事政之可否只合是宰相執論一處不
得至再三不得直置五六道理既當事寒無私自然上
意須迴詳思至當豈有固守無理之事苟違重臣所請

必不然也朕在當時不見宰臣執論公事至于再三者
御等皆須勵志不得任朕之錯須執奏且至五六度不
得謂朕怒怪便止不論卿等當悉之憲宗有此叙及處
分是天祚聖明神授聰哲動察理要深知物情可謂有
君無臣間代之主也

論邊事 三百二十一

宰臣李絳嘗因延英論及邊事曰自古及今戎狄與中
國並雖或有衰盛強弱然常須邊境備擬烽候精明雖

繫頸屈膝而亭障未嘗一日弛其備也何者夷狄無親
見利則進不知仁義惟務侵盜故強則寇掠弱則早伏
此其天性也是以聖王以法令禽獸而羈縻之蚊蚋其至也則驅
除之其去也則嚴備之今北方蕃臣復多歷年載雖是
有功於國家報之以厚施受者已倦求者未厭滿其志
則曰事當宜然爾悍氣益驕酌其中則曰効之圖難圖怨
辭立至故印馬益廣望償轉多無厭之心寔難為足若
不如此異日必有不顧恩德為患封疆寇至而謀事則

不及矣今西北兩都皆無備墩兵但虛數坐盜衣糧將
無成窺効歲邀官爵衣甲器械之數類破官錢空有其名部
伍訓練之方務酒樂都亡其制古者兵無二事志在殺
敵將無異望專在誅寇器用犀利千兵候精明若有烟塵
負弩力死戰若無警驚急即營生業今則不然戰士採拾以
供上命惟責程課不卹飢寒主將刻削以結內寵不輯
戎事惟濟己身今戎狄繼來婚於于國情寔匪細必知
邊塞空虛有無咸悉於于山川要害道途險易似似皆探

知熟習委曲諳識脫或見利忘義因便乘間風塵暴至
羽檄交馳急詔徵兵無及保壘之方苦閉壁逃禍寧救驅
掠之災使邊人仰天而呼望國而泣蓄甲不足以衛疆
場命將不足以扼寇讐此聖主所宜圖之不可忘於終
食之間也伏望詔勅邊鎮節度俾其虛實有無少關事
宜分析奏聞仍請於於八座丞郎兩省中選擇公忠清訪
問事理一時上聞然後申明制度增緝募兵謹其殿最
行其賞罰羅在不捨刑罰必加功有可褒爵賞必及如

幹不撓之臣奉使各與兩鎮節度使各與點閱軍中

此則陛下高枕邊人永寧古人曰備豫不虞有備無患
此經國之常制也上驚曰今邊上豈如此空虛也卿等
便令點檢切為殿最時天德軍中城舊屬屬振武有鎮兵
四百人其時却割屬天德軍交割惟有十人并軍將在
此其器械惟有弓一張餘可知也數月後李絳羅相逆
因循舊弊

夏中對宰臣

上於延英對宰臣等時盛夏煩暑上汗流御服透濕宰

臣等奏事畢起上留卿等且坐話及國朝故事日高宰
臣等奏日高伏恐聖體勞倦上曰朕歸宮中已後惟是
宦官婦人更與何人語論所貴與卿等語言稱論政要
亦是樂也

上言外戚事

二百八十八

宰臣延英奏事畢因言及前古外戚專寵害政上曰朕
每以此為監外戚不惟止於無權未嘗假其顏色正為
此也宰臣等曰鑒往古之失立當今之制事光千古而道

冠百王今妃后家外戚之勢向外都不知有祇畏恭慎
常恐有違至於職位賜與賓客聚會豈惟無敢踰制寔亦不
建逮常人所以自陛下臨御已來后族戚里之家無一人有
犯法懲責蓋制於未然之所致也上甚悅曰今豈得知
此乎若有踰越朕必寬捨此却是安全外戚之道也宰
臣陳賀曰陛下簡御外戚之道從古帝王無及今者聖
旨引引遠睿政光昭可垂萬代之法也

上言開元天寶事

宰臣于延英殿論政事畢因言及國朝故事上曰朕覽
玄宗寔錄見開元初事天下不得無理玄宗初即位親
見不理之由遂銳意為政有姚崇宋璟蘇頌等輔弼左
右履政奉公聖賢相合魚水相得緣何而不至于理及
天寶末年玄宗怠倦為政務于不急之事有李林甫陳
希烈楊國忠等奸敗傾陷專權徇私楊氏一門競為禍
本又何因而不至于亂前事是今日之龜鑑朕當自惕
厲卿等各以此為誠庶幾免于耻也宰臣等兢惕踧踖

拜賀聖言皆洞理亂之本也

上言須惜官

一百三十一

上于延英殿謂宰臣曰古人言官不必備惟其人卿各
有親故則必有冗食者卿當朕惜官以引公道吉甫奏
曰臣每用一官未嘗不訪於公議有堪獎進始敢奏陳
至于親故不敢援引權德輿曰臣寡親故亦不敢進用
今奉宣更不敢有違旨李絳曰至公之道寔無親疎
惟觀其人才與職位相當若有才用雖是親故亦合進

用昔建中初德宗臨御天下崔祐甫為相半年之內除
官八百餘員德宗謂祐甫曰卿除授太都多又聞多是
親故何也祐甫對曰所問當與不當不看多之與少其
是臣親故方諳知其才器尚不敢用其不諳者安敢與
官德宗賞其言論衆以謂所對公當至今人稱之天后朝
命官很多當時有車載斗量之語及至元中致朝赫赫
有名望事績者多是天后所進之人有言拔十夫五猶
得其半若拱默避情故之類使聖朝闕濟濟多士之美

是依違容悅之臣非聖主至公委任之道也若才位兼
重情故可驗臣豈敢逃責以妨賢路上曰如卿所言至
公之道不論多少祇在至當爾卿當我倚任勿負斯言

論採擇事

元和八年冬教坊使忽于外間採擇人家子女及有別
室妓人皆取以入云奉密詔衆議喧然宰臣李絳顧謂
同列武元衡李吉甫此事大虧損聖德須有諫論吉甫
曰此嗜慾間事難言從諫官上疏李絳曰君常稱美相

公常病諫官論事為難則權與諫官可乎且君為元首
臣作股肱豈事有不合論者吉甫曰少間待勅使出宣
事便諷之可乎李絳曰勅使避事却不敢出臣下口入
聖耳詎可因人言乎二相公皆舊人碩德誠合保重如
絳蒙不次之恩受非常之過願以凡器起居相位無以
塞其責獲罪為幸輒自上疏不敢有累相公遂草疏極
言採擇之弊曰今日之理寔所可惜流布四方虧損聖
德伏恐不敢言者臣適原蒙厚恩無裨盛化敢陳愚瞽

希察納草狀畢李武並云請狀一看可乎李絳曰此是
公狀何敢有隱兩相遂共讀之皆泣然曰不知相公捐
軀許國如此雖兩漢章疏何以過此明日延英對見上
舉手謂李絳曰昨日見卿狀所論採擇事非卿盡忠于
朕何以及此朕都不知向外事宜是教坊使罪過不喻
朕意以至于此朕緣冊王已下四人院中都無侍者朕
令其于樂官中及閭里有情願者原與其父母錢帛只
取四人四王各與一人伊不會朕意便敢如此攪擾人

家各有科責朕已重罰矣其所取人並放歸家訖若非
是卿發言朕寧知過失忠益誠盡深嘉乃心朕常居深
宮不知外事已後朕有處分不合事宜卿依此論陳之
不得遂成朕錯朕或有得卿所奏暫未諭守所見未從
其理直須兩度三度懇論以至於五六朕方真開悟以
道理歸當為限卿等常宜以此為懷于是並起以謝過思
至于感泣退歸二相謂李絳豈知此太宗寔錄中且無
此事相公事君之道為臣之節極是矣寔慚不逮有愧

于懷及晚出中書其先所取人並放歸家在於道路此
堯舜禹湯之德若書之簡策足以彰示萬古豈尋常帝
王可望清光哉

道光壬寅六月傳鈔文瀾閣本丙午據歷代名臣奏議校奏議所採僅廿六
條去取不甚當字句間亦竄改刪節然此本外脫藉以校正又卷三百四
十一論回紇請昏一條似即七卷之缺篇今補錄附後餘如卷百卅一
百八十七二百六十三三百廿一六條係采之綱目卷二百九十一條則采自
新書本傳又二百二上言德宗朝事末七十餘字亦與綱目文同有據
以補此本之缺者誤矣是書成于大中五年距相國之沒二十餘年傳
聞異辭不無失實適值李衛公遷謫之後故於趙公不無貶詞如
論鄭細事按其年月悉皆參錯而宋景文反據以補二傳宜其為吳
廷珍所糾也三月丙辰朔勞格季言父讖

李相國論事集卷六

憲宗時回紇使者再朝遣伊難珠再請昏未報可汗以
三千騎至鴈鵠泉於是振武以兵屯黑山治天德城備
虜禮部尚書李絳奏言曰回鶻盛彊北邊空虛一爲風
塵則弱卒非抗敵之夫孤城爲不守之地儻陛下懷此
增甲兵飭城壘中夏長策生人大幸也臣觀今日處置
未得其要夫邊憂有五請歷言之北狄貪沒唯利是視
比進馬規直再歲不至豈厭繒帛利哉殆欲風高馬肥
而肆侵軼故外攘內備必煩朝廷一可憂兵力未完斤



候未明戈甲未備城池未固飭天德則虜必疑虛西城則磧道無倚二可憂夫城保要害攻守險易當謀之邊將今乃規河塞之外裁廟堂之上虜猝犯塞應接失便三可憂自脩好以來山形川勝兵戎滿虛虜皆悉知賊掠諸州調發在旬朔外其係累人畜在旦夕內比王師至則虜已歸寇能久留役亦轉廣四可憂北狄西戎素相攻討故邊無虞今回鶻不市馬若與吐蕃結約解仇則將臣閉壁憚戰邊人拱手受禍五可憂又淮西吳少

陽垂死可乘其變諸道興發役且十倍臣謂宜聽其昏使守蕃禮所謂三利也和親則烽燧不驚城堞可治盛兵以畜力積粟以固軍一也既無北顧憂可南事淮右申令於垂盡之寇二也北虜恃我威則西戎怨愈深內不得寧國家坐受其安寇掠長息三也今舍三利取五憂甚非計或曰降主費多臣謂不然我三分天下賦以一事邊今東南大縣賦歲二十萬緡以一縣賦爲昏貲非損寡得大乎今惜昏費不與假如王師北征兵非三

萬騎五千不能扞且馳也。又如保十全之勝一歲輒罷
其饋餉供擬豈止一縣賦哉。帝不聽。歷代名臣奏議
三百四十一



古書流通處



